

萌芽
书系

那些你曾挥霍的青春，
流亡于时光中的碎片，
在文字的另一端与自己相遇……

亲爱的小孩

张悦然 四喜等著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优秀出版社
NATIONALLY EXCELLENT PUBLISHING HOUSE IN CHINA



亲爱的小孩

QIN'AI
DE
XIAOHAI

张悦然 四喜等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爱的小孩/张悦然, 四喜等著.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05. 3
(萌芽书系)

ISBN 7-80679-823-4

I. 亲… II. ①张…②四…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3798 号

责任编辑: 潘 炜 美术编辑: 张 钰
责任校对: 蒋强富 责任监印: 刘 签

出版人: 李元君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 9 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5868644 (总编室)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5850435 (办公室)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天驰律师事务所

印制: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125 字数: 210 千字

版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 001—20 000 册

定价: 16.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 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 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 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771-5864694 5863291

就这样，我的青春被点燃了……

张悦然，《葵花走失在1890》

我没有天经地义，无论我多努力长大，他始终都走在我前面。脱了袜子脱了鞋子赤足拼命地赶，他始终多我十年流光……

四喜，《亲爱的小孩》

在城市里过着幽居生活的人们，即使再向往那种“面朝大海，劈柴喂马”的诗意生活，也仅仅是向往，他们离不开的是拥挤不堪的物质和半真半幻的爱情……

木木爽，《好莱坞病毒》

即使这一生譬如朝露，比蝴蝶难堪，比玫瑰遗憾，比星辰黯淡，比梦短，至少有这样一种爱情的光可以贯穿照亮她的生命而可无怨……

朱婧，《古典女子》

我不想告诉你，我爱你，因为我马上不会爱你了。我要爱一个能使我微笑的人，而你现在却让我哭了……

马中才，《我不想告诉你》

本书为《萌芽》杂志金牌栏目《小说家族》的精品集。全书收录了《萌芽》当红作者张悦然、四喜、张梦石、朱婧和马中才等人的多篇力作，及萌芽网站人气指数投票居前的唯美短篇。可谓青春云集，高手济济。

《葵花走失在1890》把浓浓的爱、深深的善和隐隐的美纠合在一起。

《亲爱的小孩》则通过一个任性而又异常倔强的“小孩”的故事，展现出一个小孩在成人的世界里坚持梦想的情感历程。

.....

本书所选作品有精致，有唯美，有另类叛逆，也有平实细腻，或纤细华彩，或轻灵跳脱，无不呈现着年轻作者青春写作的鲜活质感。

责任编辑：潘 炜

E-mail: pdwg@sina.com

美术编辑：张 钰

葵花走失在 1890

张悦然

—

那个荷兰男人的眼睛里有火。橙色的瞳孔。一些汹涌的火光。我亲眼看到他的眼瞳吞没了我。我觉得身躯虚无。消失在他的眼睛里。那是一口火山温度的井。杏色的井水漾满了疼痛，围绕着我。

他们说那叫做眼泪。是那个男人的眼泪。我看着它们。好奇地伸出手去触摸。突然火光四射。杏色的水注入我的身体。和血液打架。一群天使在我的身上经过。飞快地践踏过去。他们要我

疼着说感谢。我倒在那里，恳求他们告诉我那个男人的名字。

就这样，我的青春被点燃了。

二

你知道吗，我爱上那个眼瞳里有火的男人了。

他们说那团火是我。那是我的样子。他在凝视我的时候把我画在了眼睛里。我喜欢自己的样子。像我在很多黄昏看到的西边天空上的太阳的样子。那是我们的皈依。我相信他们的话，因为那个男人的确是个画家。

可是真糟糕，我爱上了那个男人。

我从前也爱过前面山坡上的那棵榛树，我还爱过早春的时候在我头顶上酿造小雨的那块云彩。可是这一次不同，我爱的是一个男人。

我们没有过什么。他只是在很多个夕阳无比华丽的黄昏来。来到我的跟前。带着画板和不合季节的忧伤。带着他眼睛里的我。他坐下来。我们面对面。他开始画我。其间太阳落掉了，几只鸟在我喜欢过的榛树上打架。一些粉白的花瓣离别在潭水里，啪啦啪啦。可是我们都没有动。我们仍旧面对着面。我觉得我被他眼睛里的旋涡吞噬了。

我斜了一下眼睛，看到自己头重脚轻的影子。我很难过。它使我知道我仍旧是没有走进他的眼睛的。我仍旧在原地。没有离开分毫。他不能带走我。他画完了。他站起来，烧焦的棕树叶味道的晚风缭绕在周际。是啊是啊，我们之间有轻浮的风，看热闹



的鸟。他们说我的脸红了。

然后他走掉了。身子背过去。啪！我觉得所有的灯都黑了。因为我看不到他的眼瞳了。我看不到那杏色水的波纹和灼灼的光辉。光和热夭折在我和他之间的距离。掐死了我眺望的视线。我看见了月亮嘲笑的微光企图照亮我比例失调的影子。我知道月亮想提醒我，我是走不掉的。我知道。我固定在这里。

男人走了。可是我站在原地，并且爱上了他。我旁边的朋友提醒我要昂起头。他坚持让我凝视微微发白的东方。昂着头，带着层云状微笑。那是我原本的形象。我环视，这是我的家园。我被固定的家园。像一枚琥珀。炫目的美丽，可是一切固定了，黏结了。我在剔透里窒息。我侧目看到我的姐姐和朋友。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影子很可笑，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不能够跳动的，走路和蹲下也做不到。

他们仅仅是几株葵花而已。植物的头颅和身躯，每天膜拜太阳。

我也是。葵花而已。

可是我爱上一个男人了，你知道吗。

一株葵花的爱情是不是会像她的影子一样的畸形？

三

我很想把我自己拔起来，很多的时候。虽然我知道泥土下面自己的脚长得有多么丑陋。可是我想跳一跳。跟上那个男人离开的步伐。我希望他看见了我。停下来。我们面对着面。在一些明

亮的光环之中。什么也不能阻隔我们的视线。我们的视线是笔直的彩虹。幸福在最上方的红色条块里蔓延成辽阔的一片。最后我对他说，我有脚了，所以带我走吧。

有过这样的传说：海里面曾经有一尾美丽的鱼。和我一样的黄色头颅。扇形尾翼。也没有脚。她也和我一样的糟糕，爱上了一个男人。她找到一个巫婆。她问她要双脚。她给了她。可是要走了她的嗓音。她非常难过，她说她本来很想给那个男人唱首歌的。不过没有关系啊，她有了双脚。她跟那个男人跳了许多支舞。可是那个男人的眼神已经在别处了。她无法在他们之间架彩虹。她发现有了双脚，可是没有一条绚烂的大路让她走。鱼很焦虑。

后来怎么样了昵？

我不知道。我多么想知道，鱼它怎么样了啊。男人的眼神它挽回了什么？双脚可以到达一条彩虹然后幸福地奔跑吗？

这是我的姐姐讲给我的故事。情节粗糙并且戛然而止。然后她继续回身和经过这里的蝴蝶调情了。她常常从一些跑动的朋友那里知道这样的故事。残缺但是新鲜有趣。她就把这些像蝴蝶传花粉一样传播，很快乐。对，她说那条鱼的故事的时候很快乐。她说鱼一定还在岸上发愁呢。

可是我问我的姐姐，你知道怎样能够找到那个巫婆吗？

四

我的家园在山坡旁边。山坡上有零散的坟冢。还有小小的奇



怪的房子，房子上爬满葡萄酒红色的爬山虎。有风的时候整个房子就像一颗裸露在体外的健壮的心脏。我常常看到那个穿黑色衣服的女人走进来。她的眼眶黝黑，红色灯丝一样的血丝布满她的眼瞳。那是她惟一的饰物。

那一天，是一个青色的早晨。露水打在我的头发上，掉在一个摇荡的椭圆形旋涡里。他们在一起。我看见他们的简单生活，常常发生的团聚，安静地彼此结合。我常常看见别的事物的游走和团聚。我是不是要感到满足。

我仰起头，这次觉得太阳很远。白昼总是比山坡下面牧师的颂词还要冗长。死了人。棺木上山。我看到花团锦簇，生冷阴郁。死的人总是要用一些花朵祭奠。我想知道他们是不是只有在那些花的疼痛中才能眠去吗？

花朵被剪下来。喷薄的青绿色的血液在虚脱的花茎里流出。人把花朵握在手中，花朵非常疼。她想躺一会儿都不能。她的血液糊住了那个人的手指，比他空旷的眼窝里流淌出来的眼泪还要清澈。我有很多时候想，自己是不是也要这样的一场死亡呢？站着，看着，虚无地流光鲜血。

花朵第一次离开地面的旅行，是来看一场死亡，然后自己也死在别人的死亡里，一切圆滑平淡，花朵做了一个人生的休止符。

站着死去的花朵不得不听那个永远穿黑袍子的人说啊说啊。我把头别过去，不忍再看这朵将死的花。

然后我忽然就看到了山坡上，那个用血红灯丝装点眼睛的女人。她在那里眯起眼睛看这场葬礼。她也穿黑色衣服，可是她与

葬礼无关。我和她忽然很靠近，我几乎听到了她的鼻息。

还有一点被死亡、哭喊声死死缠绕而不得脱身的风，低低地呜咽着。

她看到了我。看到我在看着她。她离我非常远，可是我相信她还是可以看出我是一朵多么与众不同的葵花。看到了我的焦躁、忧愁。看到了火上面的，欲望里面的葵花。看到了我在别的花朵死亡时疼痛，可是我依然无法抑制地想要把自己从地上拔起来，离开，跑，追随。

她向我走了过来。站在我的面前，看我的眼神充满怜悯。她说她知道我的想法。她说她是一个可以预知未来的巫婆，并且乐意帮助我。

她的声音很快也和风缠在了一起，布满了整个天空。我感到天旋地转，她说要实现我的愿望——我就立刻想到了奔跑，像一个人那样跑，像一个人那样剧烈地喘气，像一个女人一样和他在一起。

我看到这个女人的纤瘦的手臂伸向我，轻轻触碰我，她说你可真是一株好看的葵花。

我的眼睛定定地看着她的手指。那些细碎的皱纹分割了它的完整。使它以网一样的形式出现。破碎而柔软。那些风干的手指使我必须推翻我先前对她的年龄的推测。我想她是活了很久的。她说我可以把你变成一个人。你可以走路。可以跳。可以追随你的爱人。

她的话飘在幽幽的风里，立刻形成了一朵我多么想要拥抱的彩云。我缓缓地说，你告诉我吧，你要我的什么来交换。我知道



一切都是有代价的。然而我不知道自己能够为你做些什么，我只是一株简单的葵花。

这时候我在想着那尾离开海洋的鱼。她有好听的声音。她的声音被交换掉了。然后她有了双脚。双脚会疼，可是她在明晃晃的琉璃地板上旋转了十六圈，跳舞如一只羽毛艳丽脸孔苍白的天鹅。我不知道她后来怎么样了。可是我仍旧羡慕她，她有东西可以交换，她不欠谁的。我的声音只有蝴蝶和昆虫还有眼前这个神秘的女子可以听到。这声音细小，可以忽略，无法用来交换。

她瘦瘦的手臂再次伸向我。轻轻触碰我。她说我要你的躯体。我要你作为一朵美丽葵花的全部。

我很害怕她。可是我爱上了一个男人。我别无选择。于是我问她，怎么要我的身体和为什么要。

她说，等到一个时刻，你就又是一株葵花了。你回归这里。我要拿你去祭奠一个人。她指给我看葬礼的方向。她说，就这样了，你像她一样被我握在手里面。然后死掉。

我也要做某个人生的终止符号了吗？躺在别人华丽的棺木里，在黑衣人咒语般的祈祷中睡去了吗？我看着山下那株濒死的花。她已经死去了。她睡在棺木的一角，头是低垂的。血液已经是褐色的了，无法再清澈。曾经属于她的炫目的春天已经被简单仓促地纪念和歌颂过了。她可以安心离开了。

我到死都不想离开我的爱人。我不想把我的死亡捆绑在一个陌生人的死亡上。我也不想等到棺木缓缓合上的时候，我在那笨拙的木头盒子的一角流干自己最后的血液。可是我无法描述我对那个男人的追随和迷恋。他就像一座开满山花的悬崖。我要纵身

跳下去，这不值得害怕。因为这是充满回声的地方，我能听到无数声音响起来延续我的生命。我有我的双脚，我跟着他，不必害怕。

我想我会答应她。

然后我问死的会是什么人。

她说，我爱的一个男人。啊，她说是她爱的男人。我看着这个黑色里包裹的女子。她的茂密的忧伤胜过任何一棵健硕的植物。我再也不害怕。她是一个焦灼的女人。我是一株焦灼的葵花。我们在这样的清晨站在了一起。她讲话的时候眼睛里带着一种碎玻璃的绝望。清晨的熹光照在那些碎玻璃上，光芒四射的绝望……我想靠近她，因为我觉得她的绝望的光芒能够供我取暖。我想如果我可以，我也想伸出我的手臂，碰碰她。

我们应当惺惺相惜。

我说好啊。我愿意死了作为祭品。可是啊，为什么你会挑选我？你是一个人，你有可以活动的双手和双脚，你完全可以随便采一株花，你喜欢的，你爱人喜欢的花，放在他的墓上。你根本不必征询花朵的同意。

她说，我要找一株心甘情愿的花。让她在我爱人的葬礼上汇合着人们为他歌唱，她会认真地听牧师为他念悼词。她会在我爱人的棺木合拢的那一刻，和其他的人一起掉下眼泪来。

风和云朵都变得抒情起来。我开始喜欢这个女人。她的男人却一定不喜欢她。可是她努力地想要为他做一点事情。即使到了他死的那一天也不放弃。

我说，好的，我会在你爱人的葬礼上做一株心甘情愿的葵



花。为他歌唱和祈福。可是你告诉我，我可以拥有双脚时能活多久？

幽怨的女人说，不知道。你活着，直到我的爱人死去。他也许随时会死去。然后你就不再是一个女子。变回一株葵花。我会折断你的茎干。带你去他的葬礼。就这样。

她好像在讲述我已然发生的命运。她安排我的死亡。她对我的要求未免过分。可是我看着这个无比焦虑的女人，她给她的爱情毁了。我永远都能谅解她。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我同意她的计划更美妙的了。我可以长上一双脚，可以跟着那个荷兰男人，在他眼中的熊熊火焰里铺张成一缕轻烟。袅绕地和他相牵绊。而我死后会是一朵无比有怜悯心的葵花，在盛大的葬礼上给予陌生人以安慰。我和这个和我同病相怜的女子都将得到慰藉和快乐。

不是很好吗？！

就是这样，我用我的命来交换，然后做一个为时不多的女人。我说好吧。我甚至没有询问我将做的是怎样一个女人。肥胖还是衰老。

那一刻我从她梅雨季节一般潮湿的脸上隐隐约约看到了春天里的晴天。

她说，那么你要去见你爱的男人对吧。

我说，不是去见，是去追随他。

女巫看着我说，我把你送到他的身边去。可是你对于他是一个陌生人，这你懂得吧。

我说不是的。他天天画我，他的眼睛里都是我。我已在他的视网膜上生根。纵然我变成一个人，他也认得我的。

女巫定定地看着我。我知道她在可怜我了。我的固执和傻。

于是我们两个就都笑了。

那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我们的谈话抵达尾声。她再次靠近我，身上的味道和衣服一样是黑色的。我对黑色的味道充满了惊奇。我习惯的是明亮的黄色在每个早晨横空出世时炸开一样的味道。我觉得黄色的味道很霸道。带有浅薄的敌意和轻蔑。红色的味道就是我在黄昏里常常沉溺的味道。每棵葵花都迷恋太阳，然而我喜欢的，正是夕阳。我看着那颗红色的头颅缠绕着红黄的云絮，她是那么的与众不同。把自己挂在西边的天空上，是一道多么血腥的风景。

当然，红色可以烧烫我不可名状的欲念，主要还是因为那个荷兰男人。

我爱上那个荷兰男人了，你知道的啊。

红头发的男子，红色明艳的芬芳。他的脸上有几颗隐约的雀斑，像我见过的矢车菊的种子。却带着瓢虫一般的淘气的跳跃。他的眼睛里是火。折射着包容与侵蚀的赤光。我知道那会比泥土更加柔软温暖。

这些红色使我真正像一棵春天的植物一般蓬勃起来。

现在的这个女人是黑色的。我没有词汇来赞美她因为我不认识黑色。黑色带着青涩的气味向我袭来。我没有词汇赞美她和她的黑色，可是我喜欢她们。

她的黑色就像是上好的棺木，没有人会想到去靠近，可是谁又可以拒绝呢。人们诅咒它或者逃离它，可是忍不住又想留住它。它在一个暗处等待着。



这时候女人又说你可真是一株美丽的葵花。

她说，你知道葵花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吗？望日莲。多么好听的名字啊！

五

那个男人的名字是文森特·凡·高。我不认识字，可是后来我看到了他在他的画旁边签下的名字。我看到他画的是我。是我从前美丽的葵花形象。我看到他签的名字依偎在我旁边。文森特和我是在一起的。我看到我的枝叶几乎可以触碰到那些好看的字母了。我想碰碰它们。我的文森特。我的凡·高。

我成为一个女人的时候，是一个清晨。大家睡着，没人做噩梦。很安详。我被连根拔起。女巫抓着我的脖颈。她的手指像我在冬天时畏惧过的冰凌。

我说我不疼。我爱上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的眼睛里有火。他要来温暖我了。

我闭上眼睛不敢向下看。我的脚是多么丑陋。它们有爬虫一样的骨骼。

我担心我要带着它们奔跑。我担心我倒下来，和我的文森特失散。一群天使从我身上踏过，可是没有人告诉我他的下落。

我很冷。清晨太早我看不到太阳。我的家人睡着我不能叫出声来。

我脚上的泥土纷纷落下。它们是我从前居住的城堡。可是它们都没有那个男人的那颗心温暖。现在我离开了泥土，要去他心

里居住。

所以我亲爱的，干什么要哭呢。我不过是搬了搬家。

六

我来到了雷圣米。太阳和河流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崭新的影子。女人匀称的影子。我沿着山坡的小路向上走。树很多，人很少。我看到山坡上的大门，外面站着三三两两的病人。他们带着新伤旧病向远处张望。

我走得很慢。因为还不习惯我的双脚。它们是这样的陌生。像两只受了惊吓的兔子，恍恍惚惚地贴着地面行走。可是它们是这样的雪白。我有了雪白的再也没有泥垢的双脚。

我紧张起来。进那扇大门的时候，我看到周围有很多人。我想问问他们，我是不是一个样子好看的女人。我没有见过几个女人。我不知道头发该怎样梳理才是时兴的。我来之前，那个黑衣服的女巫给我梳好头发，穿好衣服。她说她没有镜子，抱歉。

镜子是像眼睛和湖水一样的东西吧。

我想问问他们，我是不是一个好看的女人。因为我曾经是一株很好看的葵花。我曾经在文森特的画布上美丽成一脉橘色的雾霭。那是文森特喜欢的。

我穿了裙子。是白色的。就像山坡上那些蒲公英的颜色。带一点轻微的蓝。看久了会有一点寒冷。也许是我看太阳看了太多的缘故。我的白色裙子没有花边，可是有着恰到好处的领子和裙裾。这是护士的装束。我现在戴着一顶奇怪的小帽子，白色的尖